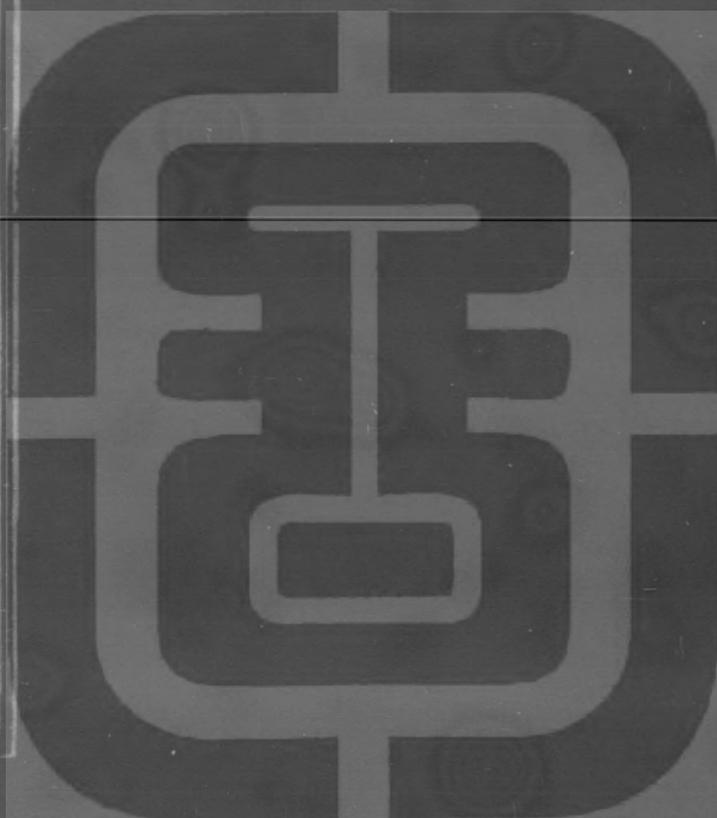


唐書



李楊崔柳韋路列傳第六十七唐書一百四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各 一

李麟裔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濬歷潤虢潞三州刺史以誠
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劔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諡曰
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京兆府戶曹參軍舉宗室異
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
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
爲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禦侮才
還爲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瑄崔渙崔圓踵

都察院補刊
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襄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竄撓政苗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恚乾元初罷爲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諡曰德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爲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疑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天寶亂肅

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旣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大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脩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固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

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其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空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

而山劔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縮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縮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縮之速邪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也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謚曰文簡縮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始輔政

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
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從馭百數省損才留
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
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北楊震山
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聞
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
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
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
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駭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

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
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
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
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
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貓能
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
禮爲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
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旣葬而除畧盡四月高宗
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
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

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非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與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

以平章事當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卽位袞如故事代署于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是日羣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卽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繆系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

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認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若還第

卽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鐏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卽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同時爲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䟽論執譽望蔚然元和中爲給事中時皇甫鏘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鏘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

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估踰其實
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縛縛懼而止長慶初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
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
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
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
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
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
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
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大寶事先臣具道治亂

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滯心爲元龜則天
下幸甚佗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金產而罷露臺
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爲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
良史非貌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窶文帝從代來知
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景帝尊而不改故
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乃下
哀痛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
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
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亂乃先籍豪

銚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
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壽旅塞躡願
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
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罷
為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
戶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凌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絜矜已之清視贓負者若讎
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
貿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恤也凌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
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入

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既
至留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凌固執不與弘正
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凌之為也時天子
失德凌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為鳳翔節度使踰年
徙河南尹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曰肅

贊曰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
濱而發也手弛檻縶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
下笑凌吝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

肖勃繆其謀惜哉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悛六世孫後籍襄

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淺金而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其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公八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以四為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公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為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恨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鈔工不敢聞私帑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

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疆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柰何蹈前非顛立威福豈尊王卑臣義邪滉

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卽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旣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誼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

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辨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

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徃徃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常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洎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聞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如何以知天下事帝曰常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常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中入知制誥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卽與

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
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再遷中書舍
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
宰相不能詰下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請其迂謬平叔愧縮
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爲端州司馬其黨劉
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地處厚上言逢吉黨與
以紳之斥猶有餘幸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
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
臣就令有過尚當被瑕洗釁成無改之美况被讒乎建中

時山東之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
償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
紳繇是免逢吉怒至寶曆三年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
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
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翰林承
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二四處厚入見
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
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
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
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王廷湊之亂帝歎宰

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史湯鉢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爲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淆弁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

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寶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爲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

唐傳六十一
十三
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剝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天和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案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輿還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儒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巖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讎正至萬卷爲拾遺時讓德宗實錄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錄詔分日入直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建中末爲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狩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涼爲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授潤州叅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爲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脩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

唐書卷之六十一
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脩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厚並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貶邪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上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議者引雋不疑第五倫爲比以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

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撻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冊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爲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謚曰貞

贊曰縮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

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賈口蘇以蘇州人而人自外西階資矣其命蕭軍大難古

列傳第六十七

來財辭數令... 參對野... 宋 祁 奉 敕 撰

高元李韋薛崔... 唐書百四十三

宋 祁 奉 敕 撰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

州刺史張九臯立可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

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

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

潼關翰敗帝問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

為晚不省天子一四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

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

蒲塞相娛樂運罷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

宜又魯是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
事是能取勝哉巨數為湯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
日行未足深恥帝領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
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
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
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
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
還分劔南為兩節度百姓敝于調度而西山二城列戍適
上疏曰劔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印關黎雅以抵南

蠻由茂而西經羗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
劔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
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
夷獠日雖小定而瘡痍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
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
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敝可見而言利者柅鑿萬
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
以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
繫地入有訖而科歛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乎又平戎以
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

唐書傳卷之六
二
之鄉爲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柰何
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巴戍之城不可廢
巴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
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意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
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
戢遂大略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廣德元
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旣無功遂亡
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
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尚節義語王
霸衰衰不賦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縉紳

所推然政寬簡所汙人便之年二十始爲詩卽工以氣質
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救梁
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
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從太宗
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牝牡各五十拜
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
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
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
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再調春陵丞

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
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
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
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
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
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
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
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
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
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

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入
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彊寇師及渭西
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耶乃今
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
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
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
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
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
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
前日天子恨愧陵廟而羯逆傷汗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

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彊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大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叅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廢芻良馬官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謀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顛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彊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

則兩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畎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茲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

益寬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
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
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
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諸戲今有仁
卹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
然以爲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
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徭弊制拘忌煩
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
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
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

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痊戰死露齒於泌南名曰及
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
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
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
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叅山南東道來瑱府
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
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
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攝
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土授著作郎益著書
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

載國史世系在家謀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
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沮始稱猗玗子後家灤濱乃
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
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聾叟彼謂
以聾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筇筇而盡船獨聾齟
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聾乎公守著作不帶
筇筇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聾齟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
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聾者吾欲
從之彼聾叟不慙帶乎筇筇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聾叟
不羞聾齟於隣里吾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

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
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筇筇全獨而保生能學聾
齟保宗而全家聾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
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
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
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
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
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
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
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

唐書卷之八十七
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擘養之既長以悌聞擢明經遷累大理評事爲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啓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溉屯田墾鹵收常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能立

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議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二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舍承因得任所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玠姚膺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襄差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

常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爲朔方節度使倫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蓄扶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晚節盛營宮室吏介以爲欺倫閱實工員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西人賴濟中宦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

州厚撫降賊寇益息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照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歲入邊倫兵感數格虜敗貶巴州長史徙婺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宦者呂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聞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客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絕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元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悅乃入獻遠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旨倫處朝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敗關

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子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言懇至到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郢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監少府監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爲義倉以捍無年擇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謚曰肅

薛珽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

珽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珽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珽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庸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即拜珽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問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珽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唐傳卷八
十一
為京兆尹司農供三宮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
韋彤為萬年令珽使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奪珽彤俸
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
謂之巡對珽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
體坐善實參改太子賓客出為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
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
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
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
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學善與人交始為貴人

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
為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
少監為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
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城
敗賊武功轉祕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
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貞元三年豫吐蕃
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
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為晉
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

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
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去事
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臯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
撫州刺史民歲爭澆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
獄無繫囚俄即真暮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齊
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
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
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
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
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

言遷容管經畧使綏德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
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
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翊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翊衛尉羽
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
元有功加兼祕書少監遷朗州刺史大曆中擢容管經畧
使初安祿山亂詔領南兵隸南陽魯員靈敗績衆奔潰谿
洞夷獠相挺爲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別帥覃問
合又與西原賊張侯百承更誘嘯因陷城邑遂據容州前
經畧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翊至言於

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容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速攻祇自貽耳勣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爲助冀垂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勣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勣檄止之輒匿不發戰命方卒破賊禽宗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勣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覃問遁去復遣將李宣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詔會哥舒晃反勣命寔悉師援廣州

問因合衆乘間來襲勣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勣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勣勣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爲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澹水京兆主供擬饗敗肉腐衆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勣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爲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旣至開田二十餘屯脩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

畿爲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
肅翊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
議者以爲訾子正雅字光謙行謹飭爲崔邠所器元和初
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
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累擢汝州刺史
爲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爲大理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
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翊兄翊性謙柔歷
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以爲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
書謚曰忠惠

羽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

中歷臺省寔入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爲商州
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治賦羨銀常摧直
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尉悅徙湖南
觀察使僖宗立召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
人以祕書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
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孟琢
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遣樊儔以舟師扼青
陽儔違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徇諸將聞皆股慄以死
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爲盜區凝以彊弩拒采石張
疑幟遣別將馬穎解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

永陽赴敵疑大宴謂涓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
戰涓意銳日趨四舍至南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卒
數千還走城沮撓無去意卒又恣橫不能禁疑讓曰吏捕
蝗者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不能捍敵
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
吏入民舍奪馬疑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
留然益儲蓄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
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歎勝疑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
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
復言旣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謚曰貞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弟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舉
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臯表其能遷韶
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
民閭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
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
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閭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
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爲生祠申固讓觀察使以
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會
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略
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

唐書列傳之八
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誑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贖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夔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謚曰平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築橫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純曰此

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爲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召見褒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畧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逮出爲鄂岳觀察使時安黃節度

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務偃蹇毋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宥有出迎因以毋計告之即爲辦裝宥惶遽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撓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人破賊下三營環栢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喜

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爲太常卿奏爲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徇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進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

金紫僉謂祕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為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嗇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為完鎮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肅後更謚懿祕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祿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列傳第六十八

來田侯崔巖列傳第六十九

唐書一百四十四

宋

祁

奉

敕

撰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曜奮行間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瑱略知書尚名節崖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劇職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廷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眾者拾遺張鎬薦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垺薦之興塊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改潁川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瑱完埤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父故將也拜城下泣且弔瑱

不應前後俘殺甚衆賊懼日爲來嚼鐵以功就加防禦使
河南淮南游弈逐要招討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炆
會嗣號王巨表炆方固守乃還瑱故官賊圍南陽急瑱與
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情恟懼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
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節度兩京平封賴國公食二百戶
乾元二年徙河西未行王師敗於相州詔拜陝虢節度兼
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明年襄州部將張維瑾等殺其使
史翽徙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使
旣至維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
又戰汝州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瑱還瑱

安襄漢士亦宜其政因諷衆留已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
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呂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士心不可
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均房六州節度俄而仲昇
與賊戰申州爲賊禽初仲昇被圍而二陵呂諲病瑱顧望
不即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行軍司馬裴茂表其狀上言瑱
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
瑱淮西申安蘄黃光沔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穎泗十
五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茂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代
瑱瑱懼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代宗
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使密詔茂圖之茂自

均州率衆浮漢下會日入候者白瑱瑱與帳下謀其副薛
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戎以兵脅代是無名也戎皆勇非
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
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戎督軍五千陣穀水北瑱以兵迎
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瑱曰
詔還瑱此州乃以詔書示之皆曰僞也吾千里討賊豈忍
歸邪爭射之瑱走旗下薛南陽曰請公勒兵勿戰乃以三
百騎爲導兵旁萬山出其背夾擊之衆幾盡戎脫身去
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瑱因入朝謝罪帝行之無疑拜爲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是時程元毅爲中書

事疾瑱乃告與巫祝言不順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瑱與賊
合故陷賊帝積怒遂下詔削除官爵貶播川尉員外置及
鄂賜死籍其家瑱之死門下客散去掩尸于坎校書郎殷
亮獨後至哭尸側爲備棺衾以葬帝徐悟元振誣以它罪
流溱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龐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開
瑱死乃還龐襄州別將李昭禦之走房陵昭與薛南陽梁
崇義不相臣崇義殺昭帝以崇義爲節度使代瑱旣而爲
瑱立祠四時致饗避瑱廳事不處哀祈禮葬詔可唐德元
年追復官爵裴戎者始以蔭爲京兆司錄參軍瑱鎮陝州
引爲判官移襄州又爲行軍司馬遇之厚及瑱私漢上戎

欲得其處故背瑱言狀帝倚以圖瑱而性輕褊少謀師興
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爲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爲
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
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
信劉從諫南畧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
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敬缸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
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產
發屋剔筭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遷淄青
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充鄆時賊圍宋州急李光

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敬缸降之朝義
聞乃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
使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
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母孝始
嘗倨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旣寢疾宋
之將吏爲禳祈報恩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撤樂贈司
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賻絹千匹布五百
端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飯千桑門追福至德後節度使
不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禮最篤神玉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

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玄志卒副將李正已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確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寇使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肯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田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已因衆怨閉闔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

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進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敕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因落魄客劍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還成都行軍司馬崔論悅之薦爲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勢耳自其寃使者以聞寧亦還京師留爲折衝郎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白寧爲利州刺史以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及武爲劍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使寧自爲

計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然獻誠嗜利若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然之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喜令自移疾去武遂奏為漢州刺史吐蕃引雜羗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既薄賊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又許謀知之乃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輦迎入成都以夸于軍永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畝郭嘉琳皆請英幹之兄英乂為節度使寧與其軍亦以英幹之兄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既用英乂矣英乂恨之始署平即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寧

恐託拒吐蕃不敢還英乂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即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勝寧懼益負阻英乂乃白將討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乂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玄宗冶金像乃令軍中曰英乂反輒居先帝舊官乃進薄成都英乂陣城西使柏茂琳為前軍英幹為左軍嘉琳為後軍與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即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乂不勝走靈池為韓澄所殺於是劍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和討寧明年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為山西劍南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駱谷或進計曰

公不如駐閬中數騰書陳英义罪嘉寧方畧因以寧所署
刺史即授之使不疑而後與東川張獻誠及諸帥合兵擾
寧不一年寧勢且窮必束身歸命鴻漸疑未決會寧遣使
至獻繒錦數萬辭甲約甚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
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乃表貞節為邛州刺
史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於朝先是寧與
張獻誠戰奪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因授寧成都尹山西
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既還朝遂為節度使大
曆三年來朝寧本名旰至是賜名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
選寧於蜀未幾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

有紀乃痛誅斂使地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
父子故寬驟擢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寧在蜀义兵
寔疆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為汙逼朝廷隱忍不能詰
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為御史大夫即建白擇御
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史宰
相楊炎怒寢不行炎方詆劉晏寧申救於帝又素事元載
而炎亦出載門故銜之未忍發是歲十月南蠻與吐蕃合
兵入文川方維邛邽覆沒州縣民逃匿山谷中寧方在朝
軍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業與有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即

說帝曰蜀天下之奧壤自寧擅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稅入天下者與無地同寧本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故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誼不容奪則西蜀之與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惟陛下孰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卒戍近甸趨與禁兵雜往舉無不克因是役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膽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遂罷寧西川節度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

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託言重臣綏靜北陲而每道置留後使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王翊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皆炎署置使伺寧過失寧至夏州與希倩招党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卽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司空如故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至此爾因潛然泣下杞聞之思有以構寧於帝會王翊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廁輒迂久翊懼賊追卽呼曰旣至此而欲顧望乎杞微聞卽諷翊以聞會泚行反間

而除柳渾爲宰相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書記康湛爲蓋
屋尉翊逼湛詐作寧遺泚書獻之杞遂奏寧初無效順心
向聞與賊盟署中書令今果後至復得所與賊書反狀明
甚若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獻欵曰臣
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
乃召寧至朝堂云使宣慰江淮俄而中人引寧幕後使二
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初命陸贄草制贄索寧與泚書將
坐其事杞復云書已亡寧死籍其家中外寃之帝乃赦寧
親屬而歸其資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
潭請以所加禮部尚書雪寧罪有詔聽其家收葬始寧入

朝留其榮寃守成都揚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
據其城寃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
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
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劔南節度屯
瀘州杜鴻漸表爲刺史既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
慄備餼牢以饗士過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
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罪朝
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
賜名猷寧季弟密密子繪俱以文詞稱繪四子蠡黯確顏
皆擢進士第蠡字越鄉開成中爲戶部侍郎白罷忌日百

官行香有詔褒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
堯字野夫乾符中爲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
非所又出爲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
興葦簡佻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斲豎不恤人疾苦
所訴旱者指庭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爲即榜笞之上
下離心俄爲軍吏所執髡其髻鬢堯再拜祈免乃得去渴
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終左散騎常
侍黯字直卿開成初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
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
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

祭器敝惡豈朕事神蠲絜意邪公宜敕有司道朕斯意黯
乃具條以聞擢貞外郎累遷諫議大夫確顏位皆郎中
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也少爲浮屠法大守見之偉其材
表爲玄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餉有功然
輕躁多姦謀以便佞自將累爲興州刺史震卒以礪權主
留府事遺言薦之即拜本道節度使詔下諫議大夫給事
中補闕拾遺合議皆以爲礪資淺士望輕不宜授節制帝
不從礪在位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
勛即誣奏貶賀州司戶叅軍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
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歛錢

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監察御史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稅外所歛悉蠲除云

來田侯崔巖列傳六十九

元王黎楊巖寶列傳第七十

唐書一百四十五

宋

祁

奉

敕

撰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爲元氏載少孤旣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鑑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夔以名聞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爲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

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
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
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
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
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
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猗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
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
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
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

乃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
勘欲示權出於已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表關輔河
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甲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
上春還可以避羗戎患載以議入即從前敕所由吏於河
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
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
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四州具知河
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
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
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

原州雖早霜不可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
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
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
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運山峻
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
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
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問入源州度水泉計徒庸
車乘畚鍤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
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
決載智畧開果又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

倬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及
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狼几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請主
書城中開南北一第室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
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
伎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整然不
悛客有賦都盧昇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
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
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
二年三月庚辰伏丁帝御苑英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湊
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

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俊禮部
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
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楊州兵
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並賜死發其
祖父冢斲棺棄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
官署舍破東都第助治禁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
驕戾沓載叵禁而諸子牟賊聚歛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
蓄妓妾爲倡優褻戲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慝
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
八百石它物稱是女真一少爲尼没入掖庭德宗時始告

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殯
乎命扶出帝爲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
改葬故吏許初楊皎紀愾等合貲以葬謚曰荒後改曰成
縱載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它與
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緝裴
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
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恃載權
牧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
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
三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
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
友韋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珽載名珽問知之乃奏下少良
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珽論殺之珽善經子與頌
及少良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載廉得其謀初載盛時人
皆疾馱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筥
蒿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
言一事即不中以筥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
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
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
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比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
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
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祿
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
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
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損軍資
錢四十萬縉營完官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詔拜盧龍節
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東節

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
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
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
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
數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
奉佛不如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
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
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
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
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殿馬度支具廩給

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
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
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陵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
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
箠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
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歛丐貨貨縉爲上言國家
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
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
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
飾鏤珮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

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戚尼姘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况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封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義判官薛頌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卽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詆鄭玄以折頌崇敬等曰頌等引帝者至日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圓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雍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

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三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頌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爲祭天侑嚳明矣商周五帝

大祭見于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爲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禘本末駁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說不當於

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頡等所建頡等曰景皇帝爲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桃合親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鮌顓頊昌意爲始祖是久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爲農師舜封之邵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卽有邵家室

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所祀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旣用玄說小德配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爲可爲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於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桃反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故曰萬物之始

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牲牲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爲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馭爲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侑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

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園丘上與天匹曾謂園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爲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疆兵挾弱主制海內之命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汎掃蕩攘群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土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爲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頌崇敬革天對爲祖廟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盡愚議聞代宗不聽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儀遷京兆尹

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之幹度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福門觀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爲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旣而靈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碾磴八千餘所幹性貪暴旣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佞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旣行市人數百群譟投礫從之俄賜死藍田驛忠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培冒財賄皆在累皆巨萬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攻之死于守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卽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靜先生炎美須眉峻風寓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河西節度使呂崇賁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餘幾死崇賁愛其才不問

李光弼表爲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廬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爲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已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卽位崔祐甫薦炎可噐任卽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叅計敝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

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其數先聞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玩愒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歛之司

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履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歛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廢一錢之歛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

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摠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火，獨當國。

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封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爲司農卿，以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恚曰：「吾軍爲國西屏十餘年，始勻邠上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旣亡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愴旱，人情騷擾，羣臣

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士當受
春服者皆即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
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
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爲荆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
野側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冀
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礪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
淄青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
解言晏往嘗傳命姦邪謀立獨孤妃爲后帝自惡之非它
過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信然於是 意銜之
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

書侍郎同秉政杞無術學貌么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
杞陰爲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
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
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邪
始炎還朝道襄漢因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說之
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炎以爲趣成之帝欲以淮
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逐忠
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倔彊不奉法設使
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
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

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爲尚書左僕射
既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郢爲京
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
郢不善自流入擢休爲京兆少尹令伺郢過休反與郢善
炎炎會張九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
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賕賂狼籍故杞引
郢爲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爲河南尹時嘗市炎
第爲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召大
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
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紘開元時蕭嵩嘗度

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
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
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貶惠伯
多田尉亦殺之初炎炎矯劾志節頗得名既傳會元載抵罪
俄而得政然伎害根中不能自止毗睚必讎果於用私終
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
嘗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
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惠左
丞元幾駁之更曰平厲
唐書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

書會人時流嗤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緝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灸故灸使節度荆南晏已誣死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二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三守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諲鎮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間以妖幻詭衆蒸贓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譚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史中丞

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之詭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姦人用邪卽自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

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減官隸匠丁數百十人號稱職宰相
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羽朔邊病利即
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
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
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
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
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餽丁三百錢二千
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穫不酬費況
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大原轉糧以哺私出
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

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土布帛給田者令
直轉穀則開輔免調發而諸城關田炎不許渠卒不成
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
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卽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
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今一徙之
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
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
十惡同徒卽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
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
牒按填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

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寃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卽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樞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慙忽忽歲餘卒

寶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

果於斷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惠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淮獄楊州節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誰讓少游慙往謁參參不顧卽去婺州刺史鄧珽盜贓八千緡宰相右珽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意爲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

因權幸誣奏彞參往按直其侵蟻彞後佐曹王臯以幹直聞者也入爲御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時定百官班稟參嘗爲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含垢不忍發其息容得傳襲邪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

死參悉治出之人始屬望微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爲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訶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畏實賂帝親近爲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爲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疆子姓申雖疏屬無它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軒輕不得中舅嗣虢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讚贄帝得其

其姦遂申爲道州司馬不浹日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
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故與參隙以狀聞又中
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參贊雖然亦
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于郴
州没入貲產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贊固爭法
有首從首原則從減榮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
直言晚頗疏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
宦侍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榮
死諸實並逐云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瓘以道
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
甚善如通玄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
司戶參軍德宗立弟兄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
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譏述非通玄筆
未嘗撫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爲帝
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
見贄驟擢頗媚恨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
之卽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
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
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

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謀奪其內職會贊權知兵部侍郎
主貢舉乃命爲真貞元七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
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贊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
號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
贊而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贊
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
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淫汙近屬事自詰之不敢荅賜死長
城驛贊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之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
禍不敢行喪服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位庸庸故致位輔相若其
翦闔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
七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谿壑之
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與醜喬秉國維綱返爲載復讎
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殛命于道蓋自取之也
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爲患故鄆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
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
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剝諒哉

列傳第七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三

百餘者思歸非其所以其所以

其兩人皆代隨多不答深覺言

夫後人參本未或不為其

料可必其平由其年其

亦領平非非父年其

少其亦其外其本其

其關其其其其其其

三李列傳第七十一

唐書一百四十六

宋祁奉勅撰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

特喜書多所通曉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

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

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

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為行軍司

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

侍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群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

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

萬曆三十七年刊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一

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譚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剖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群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人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

路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黥歛間阻山自防東南歇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劊殘重起兵卽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

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貞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徒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體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卽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

尉侯莫陳怵以優補長安尉當夏臺栖筠物色其勞怵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壞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是怵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顛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栖筠喜笑善而樂人攻已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

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其心馬旣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

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運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

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瀆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咀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縣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者劔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

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慶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為光琦持異者是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即為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甸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疆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薄其負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闢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贛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

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二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擿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羣羊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垪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

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負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久三奉坐待衣食之人

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誤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制化之本願招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

唐書卷之二十一
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
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
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
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
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
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
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克守奉
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
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
行也十宅諸王旣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

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
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閤
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
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
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潼舊軍屯
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
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
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
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
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旣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

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
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
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
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
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
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
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
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
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
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
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
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
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弘正曰吾未
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脅齒援因
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者
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
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別賜縑五百
卹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
上帝數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敬憲
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始吉

南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寢
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劔南屢言元
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
藩宰相而裴均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
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俛而能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
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
奉法不忤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曰已盱帝令
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以中入許遂振之姦又歷詆
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日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
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之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

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
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
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
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
許子德修亦有志操寶曆中為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為
諫大夫德脩不欲同朝出為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
德裕自有傳

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
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
河中鄴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卧洛且革毋欲往

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鄜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鄜籍在軍不得爲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鄜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鄜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卽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鄜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旣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

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次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卽詣軍修謁鄜以爲不可詔爲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鄜以兵二萬分壁鄆境貲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忌馳駟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鄜素富彊卽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於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繫鄜倡之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鄜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鄜不喜由

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
 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
 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贈太子太保諡曰肅廓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
 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廓富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
 獄決少忍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植多委軍吏而參佐東
 事不得與人徃徃罪非注議者亦以此少之子拭仕歷宗
 正卿元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卒拭子礪字景
 雲中未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內園使
 全不法事景人反摘礪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礪上

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
 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
 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為姦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礪挾
 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為賊脅遣人就礪索印
 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
 偽命礪苦諫不納入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
 復以學士詔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崔昭緯素疾礪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礪懷姦與中人
 楊復恭昵欸其弟為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
 子少傅礪乃自言為崇魯誣汗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

坐受賕仰藥死故礪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礪罪殺之於都亭驛行瑜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諡曰文礪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沈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文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骸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

鯁正有愧於父云

列傳第七十一

二王魯辛馮三李曲二盧列傳第七十二

唐書一百四十七

宋 祁 奉 勅 撰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為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從
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為隴右節度使思
禮與中郎將周似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
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
貸為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
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蹇甚翰謂監軍李大宜曰思禮跛
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為元帥奏思

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釁唯倚思禮耳翰固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效遂獨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畧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未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孥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識其姓名衆稍稍止命郭子

儀以朔方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畱武功旣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潞泌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光弼徙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

已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魯炆幽州薊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顏真卿嘗使隴右謂翰曰君與郎將總節制亦嘗得人乎炆時立階下翰指曰是當爲節度使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跳盪功除右領軍大將軍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屯泔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戰炆不可賊右

趨乘風縱火鬱氣奔營士不可止負扉走賊矢如南炆與中人薛道挺身走舉衆沒賊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軍挾金爲資糧至是與械偕棄與山等賊資以富炆擊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潁川來瑱襄陽魏仲犀合兵援炆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橋望賊走炆城中食盡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餓者相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炆特進大僕卿不得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顏真卿自河北至謂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爲賊獲是亡一使

者脫能入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瓌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兩騎助仲犀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銳兵不敢擊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是攻是得與賊相持踰三月是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承賜尾擊是殊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俄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烟初賊欲剽亂江湖賴是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策勳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鄧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是領

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人騎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灵中流矢輒奔諸節度潰去所過剽奪而灵軍尤甚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是鄭陳亳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是羞喘仰藥死年五十七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難得徙于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趨敏乘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驟馬馳支都不暇鬪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

將軍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
悉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惇城進白水軍使收九曲加
特進肅宗在靈武軍賞乏難得上家賞助軍試衛尉卿俄
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
馳救矢著眉披膚鄣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鬪血濺而不
已帝嘉之從郭子儀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爲英武軍使
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子顏少從父征討檢校衛
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憲宗朝太后南宮乃襲贈思
敬爲司徒難得太尉子顏太師唯子顏子用及封用字師
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掌廐苑累遷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尚書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爲將家雲京有膽決以
禽生斬馘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
京以銳兵四千襲滏陽追破其衆至浪井錄多授開府儀
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
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雲
京治謹於法下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及賞功亦如之故
軍中畏而信回紇恃舊勳每入朝所在暴鈔至太原雲京
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惕息數年太原大治加檢校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二年檢校左僕射卒年

五十五代宗爲發哀流涕贈太尉諡曰忠獻宅曰郭子儀元載見上語及雲京帝必泫然及葬命中使弔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帷喪車移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爲次從弟京杲字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杲與弟旻以策干說禕評咨加異後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趨盪先驅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召見曰黥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爲英武軍使代宗立封庸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王歷湖南觀察使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旻亦從光弼定恒趙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

及滏陽旻逆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于屯雲京曾孫謹別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璘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多效級名聞軍中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闕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况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向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義其爲無敢異言即發儲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倉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涇原節度使安定郡王况

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謀人誅之河清輒斬以徇興元元年
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
卒孛與貲歸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
鑒遂害河清況挺身還鄉里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
拜況太子中舍人況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
給以飢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

李芄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補
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
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爲亂支黨繫結芄請以秋浦置州扼
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

德置池州即詔芄行州事後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
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之節度永平復辟幕府會李
靈耀反署芄兼亳州防禦使護陳潁饒道便軍興德宗立
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必先以給士士悅之達練
事宐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
隸屬與馬燧等破田悅洹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
百戶進圍悅悅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芄大開壁門納之興
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旱蝗
上賦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鋌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
敝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錮祿吾敢哉言而

唐書傳卷七十一
不踐非吾志也固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
李叔明字晉閬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字
向天寶末爲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
叔明擢明經爲楊國忠劍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勳貲外郎
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遇瑀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
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婿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
遷司門郎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擢商州
刺史上津轉運使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
若後尹熙熙冥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右庶子崔旰
擾成都出爲邛州刺史旰入朝即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

史徙治梓州大曆末或言叔明本嚴氏少孤養外家冒鮮
于姓請還宗詔可叔明初不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
代宗從之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州叔
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梁崇義阻命
詔引兵下峽戰荆門敗其衆襄州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
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封
薊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
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
見拜尚書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貞元三年卒
諡曰襄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

制劔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叔明素惡道
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
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
賦日屈國用軍儲爲數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
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
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
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
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亡實
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
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

夫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
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
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
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
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
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
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
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
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

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雖上罷之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報故昇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部國公主貶羅州別駕叔明素豪侈任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歿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鑒云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洪濟等城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魯炁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銳將

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曆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虜寇劔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豫討涇州劉文喜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救之敗其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禽其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戶二州比為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歛簡條教不三歲歸者繼係訓

農治兵穀食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為鄉黨畏慕大曆中刺史李深署為裨將澤潞李抱真聞其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雙岡臨洛虔休以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戶抱真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軍思亂虔休正色語眾曰軍王軍州王土也帥亡當稟天子何云云有妄謀眾服其言得不亂德宗嘉之以邕王為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撫循軍中大治初抱真之

喪軍司馬元諡據洛州叛虔休遣將李延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即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頊入見諡陳利害諡請朝即以頊為洛州別駕使守洛諡出亦奔魏治潞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它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稟遣就部人以妥安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敬虔休性格敏節用度既沒所部帑廩皆可支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上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

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子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
盧羣字戴初系出范陽少學於垂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
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
營糧料使嗣曹王臯節度江西奏爲判官臯徙荆襄皆從
其府以勁正聞人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
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奏言子儀有
大勲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昔畀之非子弟
所宐言請赦勿問從之人謂羣識大體累遷兵部郎中淮
西吳少誠擅決司泔水漑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
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貴順恭恪所以爲順也專

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怠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
聽命羣又爲陳古今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
之少誠竦然旣置酒與賦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悅不敢
桀以奉使稱旨遷檢校祕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
仲入朝即以羣代節度羣嘗客于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
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
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
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鞫無狀亞怒更以愛將
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醜上詔監察御史楊寧

唐書傳七十二
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爲
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内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
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
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
復幼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
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
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寃狀帝感
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
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真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
事中後美官闕咸冀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使盧羣卒

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
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而元素以夙望召
拜中外企聽風采旣而一不建心爲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
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
人人失望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
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其姊謹悌及沒悲鯁成疾
因辭職屏居其妻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肯而
元素溺煙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諸
朝詔免元素官且令賜王貲五百萬卒贈陝州大都督
盧士攻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爲吏部員外郎善

于職再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玫故內姻乃請析瀛
鄭兩州用士玫為觀察使詔可俄而幽州亂朱克融襲之
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使士玫空家貲助軍然部卒多
家幽州陰導克融入故士玫闔府皆見囚幽州天子赦克
融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徐統州刺史復為賓客尋
贈工部尚書

列傳第七十二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列傳第七十三

唐書一百四十八

宋祁奉

勅撰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內徙父湏為世
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罷歸留彰母所既長志膽
沈果知書傳太義中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與張通
儒入長安又署左衛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
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
募没人夜度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款因萬定以聞肅宗大
悅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薛岌以兵劫彰

彭諭哀以大謫百感附死力遂破反兵濟圍出以麾下數百入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毫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程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史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供饑讓不受時躉其能然猜阻伎忍忤者輒死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留岵使故彰書先聞岵岵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

喪失明卒方疾甚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褒美其門閭贈大傅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弃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士倫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勳被貸坐妄自陳貶施州別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督憲宗時宰相李

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土地兵甲遣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徙壽州團練使聞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郤之後爲賊攻焚膺聚破屯柵通大懼重斬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遂代之貶昭州司戶參軍事父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忍弃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運爲東都留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謚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千二人齊名沒諾小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具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

瓦橋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僇死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毅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爲已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

上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岳於束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日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鬪緩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

滔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旣爲唐臣而天性樸疆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脩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

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菽豆靖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諡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茂宗擢累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閑廐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廐皆廢而閑廐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又奏取麟游岐陽收地三百餘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負左右助誣革所

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列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歷初遷充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爲都押衙茂和數以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予以其家忠且孝爲卿遠斥後終諸衛將軍○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爲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嫚罵武俊怒襲義豐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爲帝

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柰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既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廩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平軍承宗以騎

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乘駟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冊贈太師謚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

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勸以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勸骹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夷直字禮卿亦姪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鄉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將常統精卒從征代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

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
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爲左羽林
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
度使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
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
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
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
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
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饑邢壕可浮不

能殘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給爲臺檢示日使者齎詔喻
中丞中丞柰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
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
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
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人徙晉絳
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
師○子志睦字得衆資趨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
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
反放兵略千衆志睦挫其銳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械
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

司空○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始党項破射鵬軍洛源鎮悉俘其人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放言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還屯闔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下裨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去承訓謬言

大破賊告于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于弟姍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嚙流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即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長勒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募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銀刀亡卒艘匿之及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緡五十萬可得也衆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勛斬首送彥曾

曰此搖亂者彥曾不能詰勛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爲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屬溫廷皓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戡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內外必應銀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可殺彥曾謂然乃禡纛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邏子羸服覘賊比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即絕偶人刺虛幟而詭路襲符離密父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翔戰睢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璐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璐決汴水絕勛北

道水未至勛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陟而傳城不克攻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陬翌日密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走密追躡伏發夾攻之密敗衆殲遂入徐州四彥曾及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連水宿遷臨淮蘄虹諸縣皆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爲上客明策所出因教勛赦囚徒據揚州北收交鄆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浩境大河食教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僞將劉行及士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宣慰徐州勛郊迎旗鎧矛戟巨

三十里使騎鳴鼙角聲動山谷置酒毬場引道隱閱其衆
給爲賊來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
節度即殘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
兵游民多從之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
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
軍節度使北靛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南靛行
營招討使率魏博鄆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
之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日往請
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
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狗舒廬壽沂海諸道

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士溺死
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烏江巢諸縣
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狐絢移書陳禍福許
助求節度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勛夜度
淮遼曙溥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勛合敗淮南將李湘
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
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
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
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
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
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
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
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北面都統
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絕飭
自立陰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
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授之飭知其謀使人襲殺之
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合飭籍城中兵止
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圍新興鹿塘
承訓縱沙陀騎躡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

尸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
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
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飭懼乃害崔彥
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
三萬許佶趙可立勸飭稱天冊將軍飭謁漢高祖廟受命
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
失上下序舉直乃拜于廷飭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
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飭夜入城外不知飭出
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飭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
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飭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

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安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彊決可
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
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伏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
陣即犇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夷痕士三
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
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
遠勛遣吳迴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
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諱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
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
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宿鄭

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楊叩觀察府曰我當王徐
崔彥會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喻降之王師破院
渙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斬沛
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蹙勛以張
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
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亳州行實教勛官軍盡銳
于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擣宋毫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
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攻敗十過皆勝遣辯士以成
勳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
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譁曰虜

首已梟僕射寨矣伏興新劉景張儒玄稔李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人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即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許佶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玄稔兵許佶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王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勛聞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尚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勛焚南城爲刺史鄭處冲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斬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

皆溺死閱三日得勛尸斬其子於京師吳迥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并培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貲儲蕩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錐破十餘州凡二歲滅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度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節度使

李洎者淄青節度使正已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

初正己卒子納叛攻宋州洧挈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戶二百充招諭使初洧遣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海沂爲節度可與成功洧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爲賊守程先咨張鎰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洧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佐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洧徐海沂密觀察使時海密爲賊守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尚書會疽發背少間肩輿過市市人叫歡洧驚疽潰卒贈尚書左僕射以洧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淡險人也耻居下陰約納攻徐爲內應并說滕齊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洧赦不

罪

劉漣盧龍節度使怍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怍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漣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故德漣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漣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漣營妄言廢立以動漣命繫之辭曰吾之黨甚衆

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瀧械送闕下殺之錄
功號其軍曰保義蕃戎畏懼不敢入寇常愾然有復河湟
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
代旣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
弟仕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
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
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
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
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

苦與恒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
志不悛蓋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
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
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
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
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
弘正陽痺痼卧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
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
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
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一軍曰爾

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旂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撤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鐫說鈎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

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惇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輿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筭冀道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民錫與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金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諳朝以

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俄而李師道拒會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過再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旣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弔乏尉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旣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戶三百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旣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喻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持衆

唐書傳七十一
心度支崔陵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
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
震悼冊贈太尉謚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
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李安猜暴時能
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
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
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
講論終日客爲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
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識事盡忠遇吾等信敢于其
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羣牟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秀安且危密白父請
以衆歸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
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弘正請以
董曉代而士卒愛布願留帝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
郟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質
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日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
蔡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卻
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母輕進弘正徙成德以布爲河
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
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

稽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疆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纜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唇齒河朔三鎮舊連衡桀

驕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悍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雪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甚其角死生雖尚書瘠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眾遂潰比日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眾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眾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眾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母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

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孝子鐵宣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
鎧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鐵以勸志
烈故貶爲州司馬羣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賊且抵死兄
肇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願川人史
玉坐殺人當死次兄初主母渾詣官請代因縊物故於時
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年寬厚明吏治爲神策
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年代之累
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爲武寧一爲靈武軍官至檢
檢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

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
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
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
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
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關
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闕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
宗詔起居舍人栢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
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耆至
士哭于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
詔我獲罪柰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

唐列傳七十三
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諸將語塞承元即出家資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獨孤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哀器幣自隨承元使空褚母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官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俄徙鳳翔鳳翔右表涇原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爲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郭左百賈州聚異時爲虜剽斂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太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

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徙節平虜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克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受利率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廷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湊使

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謂讓克融解而歸廷湊退舍詔並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德棣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兄延英資問優縶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弘正喪廷湊辭以弘正殞亡在所元翼家須秋遣魏博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廷湊曰田公非得罪於趙尸尚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庭湊乃歸弘正喪于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賜于朝廷湊遂夷其家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

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示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爲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趨忻州廷湊邀之寰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弼寰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良弼爲左神策軍將軍寶曆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異時蕃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會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寰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李同

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謂寰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暴鈔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議寰兵太重且盜滄景未決而棣州平寰內愧不自安願留京師遂罷保義軍忻州營更授夏綏宥節度使卒寰再易鎮治無可言者然延湊之亂聯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暴議者以爲難敬宗世寰圖其事上之

史孝章字得仁資脩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彊擊劔相矜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籍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寄之檄試都

督府參軍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彊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旣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麤武不盡聽文宗賢之擢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及兵出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予蕃厚憲誠亦上書求覲帝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澶而授孝章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於軍帝念史氏禍而卹孝章故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度

唐書傳七十三
三十四
鄜坊進檢校戶部尚書義之自邠寧以病丐還卒于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改今名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爲魏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爲先鋒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爲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亭鄣徙客館于外戎謀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吐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願以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謝曰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爲負宜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

得而服憲忠疏涇于隍積緡錢十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內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爲備鬪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喜奉酒湏迎道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徙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二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列傳第七十三

八歲自尹勉立歸...
 不刻...
 蘇憲忠...
 突...
 代...
 會...
 軒...

劉第五班王李列傳第七十四

唐書一百四十九

宋祁奉

勅

撰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
 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
 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
 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
 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末王璘
 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
 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
 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

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摯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大

子賓客俄兼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接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

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百里見戶纔千餘
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
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廡淤
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
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
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續食
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
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
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迂東渭橋馳
使勞曰卿朕薨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

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
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
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惴伏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謂
載黨盛不可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宴雜治王縉得免
死晏請之也常袞執政忌宴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
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
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室閣士專之時經
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
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辨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
任者晏厚以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

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頗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權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權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

晏悉儲准楚間買銅易新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馱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策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庖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白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田是媚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

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
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二川轉運
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
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爲載
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官人
劉清譚與嬖幸請立妃爲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
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口賴祖宗神靈先帝與
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
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
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

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宴使坐新故所交
簿物抗謬貶中州刺史中官護送言必欲傳其罪知庾準
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
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
年七月詔中人賜宴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
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爲寃時
炎兼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
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
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
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

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
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
李若初繼掌財利皆宴所辟用有名於詩宴既被誣而舊
史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
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
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
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
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
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
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

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
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
紝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宴尤能
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
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
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
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
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用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
爲姦疆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
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

唐書傳七十四
六
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要多出菽粟恣之糶
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飢不
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
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琇後以尚
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橫歛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
司戶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
喜縣公衡歷戶部侍郎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
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
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
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

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
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元琇判度支薦爲員外郎琇得
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
代已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尚書左丞趙憬德宗惡參欲
間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
華地迫而貧所獻嘗穀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
數人不堪其求若初者事晏爲它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
勸刺史李旼斂羨錢交權倖旼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
代王緯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
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

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尚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
刺史○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
事中以材爲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
建遣濛按邊調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
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濛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允暹爲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爲觀察使所
畏建中末召爲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
于頔代之暹終潮州刺史頔字休明河南人初爲京兆士
曹參軍尹史翽器之翽鎮山南東道表爲判官翽死亂兵
手頔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訟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爲政煩

碎無大體元載昵厚之載得罪出鄭州刺史徙河南尹以
佞柔故得爲大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仆金吾仗下御史
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暹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杜棕
判度支表爲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
乏宰相欲以潼爲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餽議遣
使潼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
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
依山爲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
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
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

唐書傳七十四
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夫出爲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爲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間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疆國富民術天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爲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爲錄事參軍事

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取進兵即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旣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疆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爲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遷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

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司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痛騰踊餓饉相望議者以爲非是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爲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寶應初起爲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京師郭子儀表爲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德宗素

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寶中擢進士第調右司禦曹參軍高適鎮劔南表爲觀察判官青城人左右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卽殺之人心大安郭英乂代適表雜令以病解大曆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爲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

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
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
早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
國代滉使而參任大理司直時宏已爲刑部侍郎德宗以
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務
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歸使於公
宏喜後參胖自安不念前語宏剛復以參欺已議事稍不
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
粲以賄聞參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
數條參所用吏過惡以聞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

尚書而封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已銜之每制旨有所
營建必極瓌麗親程役媚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
薦爲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
以法繩粲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
遇已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尹薛珏珏曰滂
與宏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遂薦滂
爲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
劍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又還江淮兩稅
置巡院官令宏滂共考擇滂欲得簿最宏不與及署院官
更持可否不能定處處官乏不補滂奏言臣職不修無逃

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僂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緡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旣知之故令滂分掌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內河東劔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乃窮劾粲悉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參得罪宏爲有力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爲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紹少爲顏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爲武康尉再佐蕭復府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留梗乃徙餉道自穎入汴紹入關德宗已西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裘奈何紹流涕曰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即至帝曰道回遠經

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紆難遷倉部員外郎
是時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闕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脩荒
政紹由員外郎判務遷戶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部侍
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
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克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
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順宗立王叔
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
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張愔
後兵驕難治紹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
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
判戶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諡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萃
授鄆尉進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
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巽銳於爲治持下以法察無遺
私吏不敢少給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
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巽涖職
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
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句檢案牘
簿書如公府史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巽對
程昇坐王叔文廢巽特薦引之昇之計較精於巽故巽能

善職蓋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巽爲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爲相出巽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巽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絹數千匹於參巽即劾參交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勞

爲可謂知取予矣其經史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列傳第七十四

李常趙崔齊盧列傳第七十五

唐書一百五十

宋祁奉

勅撰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符劔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諡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柰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即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已封成王帝

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靡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脩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禡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

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扶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

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祀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諡曰恭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文采瞻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涓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

魚契走城外袞肆言今西蕃盤桓境上動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詔曰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歛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工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營奢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試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管者劉忠翼權

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瑋為帝寵任有欲干請瑋者皆拒卻
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宗文館大
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適可而瑋苛細以清儉自賢
帝內重綰而顯任之禮遇信愛瑋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
卒瑋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
與瑋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惡太子少詹事
趙憇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為洗馬副家媼家任文學者其
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
相家可十人具來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
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洛建政事至來乃塞之

以示尊大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
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輶伯以其輶輶無賢不肖之
辨云來為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于帝遂加
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即位來奏貶崔祐甫為
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
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來至為設郡校
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
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
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來于學宮云

趙景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為吏部侍郎同

西臺三品憬志行峻潔不息術實應中方營秦建二陵
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飢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
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
生壤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
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
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
回紇詔關播為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
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
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
言薦果州刺史韋詵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

過更以考升竇參當國欲抑為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
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
黃裳遭奄人讒詆穆贊韋武李宣盧雲等為裴延齡構擯
勢危甚憬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既對贄
極言其姦帝色變憬不為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
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為天子言之
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
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為不可得二議庶官
曰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

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闕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時藁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峘崔儆並爲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爲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

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爲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工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

兩稅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準米百萬豪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爲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爲鳳翔張鎰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鎰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素慄悍欲介賊爲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用更示寬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右使外若何楚琳恐夜殺鎰以應賊映雅爲軍中慕賴故得免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徙幸梁道險澀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蹊

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映爲人白晳長大言音鴻爽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進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肯事否可一顯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騷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柰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寤後給事中袁高忤帝旨而映以爲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徵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畫事

又爲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恚旣復用即劾映非宰相器
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爲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始
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掎歛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
瓶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卒年
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盧邁字子玄河南河南人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正
字以拔萃調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補闕
三遷吏部員外郎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召再遷
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利進給事中俄會考課邁以不滿
歲固辭三考薦紳高其讓改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攝祠

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尚書省議邁曰按
大夫士將祭於公旣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齊有大
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
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
命也亘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以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
身循法無它過久之暴眩省中輿還第詔大臣即問固乞
骸骨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邁每有功總
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邳令休沐過家邁終日
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

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稟賜皆賑嫠舊之乏其從父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云

贊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哀憬以爲憎何哉士固蔽於媚前然主聽不一故乘以爲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與區區霸天下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列傳第七十五

關董袁趙竇列傳第七十六 唐書一百五十一

宋祁奉勅撰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爲姻家元載惡之出爲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縣政異等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爲判官攝滁州刺史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任盜賊蝟奮播儲貲力給軍與人無愁苦楊綰常袞皆善播引爲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爲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

遺使黜陟按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
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
舉選邪帝悅曰卿姑夫還當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有如
不受命臣請發州兵翦定之帝曰善及還再還給事中故
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利脫爲姦播悉易以士人時遘
其法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韋柔可制因從
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
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
欲開口爭事邪播即暗畏毋敢與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憇

劉承誠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
謂皆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
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
衝刺史疲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
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
郭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
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
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
子來邪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御
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

笑之無何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
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
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爲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
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相與泣諸朝未幾知
刪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如十哲
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
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檢校尚書
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主降回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
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嬰外事卒年七
十九贈太子太保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
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

克發乃貸死流珍州會赦還住剡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
拜祕書省校書郎侍制翰林出從淮南崔圓府爲判官還
朝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
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
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
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
償貨天子不念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
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

南面拜不敢有言遷遷祕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爲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爲臣而肯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予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帝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琇爲韓滉排笮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

宰相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實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駭異參欲以其姪申爲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爲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即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爲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會宣武李萬榮病且死詔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驕倻從之即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德宗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旣入即委

以軍政無所改更衆服言有體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
榮故不遣更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鞅鞅不能
平汴士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
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
恭京師帝錄其繫李迺勞欲死流汀州帝恐晉儒悞詔拜
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司馬以佐晉晉謙愿儉簡事多循仍
故軍粗安長源持法峭刻數欲更張舊事晉初許之已而
悉罷不用以財賦委孟叔度叔度爲人佻佻軍中惡之晉
在軍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恭惠晉爲相也五
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寶參攝中書人

侍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
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
心軍沈房有暮喪公除常服入閣帝疑以問晉對曰故事
朝官暮以下喪服絀纒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
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
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
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絀纒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
入閣官毋趨走暮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令羣臣衣本品
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

唐書七十一
五
令討王承宗也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
貲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陸長源者吳人字沫祖餘慶天寶中爲太子詹事有清譽
長源瞻於學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侈汰常從容規切嵩
曰非君安能爲此歷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領江淮轉運
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爲副入遷都官郎中復出汝州刺
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爲晉所持不
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度淫縱數入倡家
調笑嬉褻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晉卒長源總留後
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

帛爲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希望又償直以鹽
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
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
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爲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
不爲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
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尚書左僕射長源好
諸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
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長源死監軍
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
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卽詔全諒檢校工部

尚書宣武節度使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涉人也父客奴以行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室韋首領段普洛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王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與卒伍拜左驍衛將軍爲遊奕使性謹樸數戰有功安祿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爲使賊遣韓朝陽誘之知誨卽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營客奴不平與諸將共殺知誨遣使與安東將王玄志相聞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爲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正臣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真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爲質而歸貨糧焉且

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平原乃還因襲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玄志醜殺之全諒事劉玄佐爲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爲玄佐厚禮累兼御史中丞及玄佐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

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爲侍御史刑部大理
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
工部員外郎韋臯始招來西南夷南詔異牟尋內屬德宗
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
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還使稱旨進諫議大夫
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
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
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
出財爲償所亡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
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表公政人皆

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爲劔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
使半道以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爲劔南東西川節度使
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峯在蜀爲闢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
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
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
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戶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
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反滋言蔡兵勁與下
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
發益屈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

罷淮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沮議黜去滋翻其謀更言必
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敗帝思以恩信傾賊
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
陽旻爲唐州刺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爲
修墓禁芻牧諸袁多署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
濟通好賊圍新興滋甲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爲備時帝
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
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滋旣病作遺
令處後事訖二年皆有條次性寬易與之接者皆自謂可
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愠薄居處衣食能爲春秋嘗以

劉惲悲甘陵賦褒善斥惡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
後序工篆隸有古法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父驊
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正字
調雷澤河東丞採訪使常陟器之表置其府又爲陳留採
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陳留驊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
常儼族妹坐其夫爲畿官不供賊沒爲婢驊哀之以錢贖
常厚爲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驊以嘗陷賊
貶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遷累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
初遷秘書少監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與殷寅顏

唐文傳卷二十六
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爲語曰殷顏柳陸
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驛位省郎衣食寔乏俸單寡諸
子至徒步人爲咨美涇原兵反驛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
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
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驛遷秘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
日並命拜遷司勳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
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
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
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侶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
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

中書門

章事賜服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

居慎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杜門六
年故有此拜曩與先臣竝命尚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
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荆南
節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御史
大夫改吏部尚書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
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
請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
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
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儒

不職罷爲太子少師太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謚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辟以判入等爲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繇陝虢觀察使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昧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十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至三百萬貶易直爲金州刺史久之起爲宣歙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宥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

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緝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羣謹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萬衆喜反縛爲亂者二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司空爲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

官亢禮易直爲中丞奏駁之及爲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
爲時鄙笑子紉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湮被禍官
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來
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弛苟安滋欲
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